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九

張葉鄭列傳第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張孟兼者名丁浦江人孟兼爲人侃侃自好涉獵書史  
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  
主事遷太常丞孟兼故負能文奴視同輩是時中丞劉  
伯溫學士宋景濂皆以文章有重名而伯溫氣豪甚不  
肯妄下人顧獨喜孟兼上嘗以文學臣爲問伯溫對曰  
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  
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聞之益



自高嘗以其文示其鄉人人弗之服也視之無言置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未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幸刪修之可也退則大怒而且詆之曰是惡知文者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製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何敢望哉旣而孟兼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曰若見人失官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繆爲恭敬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類此人以是益不附之而孟兼則時時爲濂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會上欲用越

僧證問濂曾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來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濂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耶濂對曰非臣門人臣里中子耳爲文才甚劉基嘗爲上稱郎丞也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接引一事蔓延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墮膽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僧也頗尊重簡禮節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七  
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易之印候孟兼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答之月朔望謁學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下令使軍民更自至庫買錢孟兼謂此非詔旨騎馬入布政司謫筆僚吏問罪上封事論印違制印亦上封事具言孟兼凌侮狀請去位以避之不且爲所擠上大怒曰此小人不顧生死敢於誑朕阻壞公政特勅御史虞泰往將孟兼杖六十械還闕下上見孟兼益大怒命衛士捽髮摘拿垂死論棄市勅諭印

曰朕不聰明以小人居要位致是小人侮君子害忠良擅敢大作威福以取滅亡然自今已後卿勿畏強而自弱勿恃大而眇小於斯慎守吉哉初孟兼遷副使山東乞假道歸省父墓上許之孟兼至家縣令丞問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拜不答麾酒却之鄉人皆勸孟兼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敗或憐之或快之而孟兼中實無儉賊心祇以尚氣好高自陷於死印有又學多才智上令蓄髮驟拜方面受殊寵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印應詔上書上手詔褒異焉印在方岳諸僚事之



惟謹有參政彭通者南海人印嘗以事干通通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

論曰才能者人所欲得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以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畧他人謬矣法雖過當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葉居升名伯巨寧海人也弱冠爲邑諸生善說禮人有婚喪伯巨爲相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好面斥人人知其無他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遷入太學上詔諸生

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交事之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上不求言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蠅蟻使民何所措手足乎數年以來治獄之吏務從深刻未聞有罪疑惟輕者未聞有殺之三宥之三者士有庶如夷齊知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以



鞭笞箠楚爲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漢之  
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  
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克  
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晉郭璞曰陰陽錯  
繆皆煩刑所致今日之謂也臣惟國家紀元九年于茲  
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振法令修行求治不難矣  
然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  
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  
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

相安者甚不稱皇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于治  
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  
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  
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  
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非空言也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而爲患易見也惟所  
謂分封太侈者臣故以爲其患難知也傳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



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臣恐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猜亂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亡及也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漢臣賈生之所爲痛哭者此也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幸甚書上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

心憤况使吾兒見耶速取來吾將手刃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伯巨同邑人有鄭士利者字好義爲邑諸生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起上以爲欺罔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主印者皆論死佐貳下榜一百減死戍遠方士利兄亦在繫中丞相御史大夫皆知空印無他弊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乎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以



言矣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士原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言空印事曰陛下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緝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完印考校冊書兩縫印也非一印一緝比也縱得之無用况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而數乃定省府去部遠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

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則皆數十年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書成欲上數矣而未決閉門逆旅俯首泣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  
生數十人我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生而短小貌  
不揚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  
言丞相何問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  
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此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  
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能爲我謀乎辭不  
屈謫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論曰余於兩君睨其志蓋甚足憐云雖然一無故而發  
大難之端一以縫掖而妄冀回天之力肉食者豈盡鄙  
耶嗟夫二君好言高耳更讀十年書無憂天下事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

姚郭金列傳第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姚廣孝長洲人父爲醫廣孝性早慧通儒書一日語父  
曰兒不樂爲醫願從佛法名道衍字斯道喜爲詩道士  
帝應真授有兵書術家言又好之盡得其學深閑匿人  
無知者友人王行私異之曰是未遇時耳萬戶侯安足  
道哉衍嘗遊弔京口搖膝豪吟僧宗泐見而笑之曰此  
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洪武八年詔僧通儒  
者與官衍就禮部試不中選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十王



當之國上曰王與一高僧誦經念佛修齋衍以僧宗泐  
薦得見燕王藩邸衍覘燕王有天子氣乘間請王曰殿  
下若能從上乞臣府中臣當有以報殿下王乃自求衍  
於太祖得從至北平行喜得當王王亦時時與語合喜  
得衍皇考既殂落太孫嗣服往往削辱諸藩王王或嘆  
息泣下行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願王厚自愛毋慮王  
曰爾能卜乎對曰能爲王卜大吉衍復啓王召鄞人袁  
珙使相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靖難兵遂起珙相術  
勝國時已擅名遇衍嵩山寺相衍爲病虎形性嗜殺

他日劉秉忠之流也衍大笑益自負至是二人同事燕  
王相得甚及起兵其日烈風暴雨王不懌衍曰龍飛在  
天則風雨從之元吉之祥王兵南行衍輔世子居守南  
兵來侵皆衍書謀守禦王以是無北顧之憂南行進止  
王輒緘書飛騎問衍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功衍第  
一上大封功臣屢欲爵衍衍固辭曰臣僧也願爲左善  
世品極矣乃授僧錄司左善世而上心弗愜也一日上  
忽顧謂廣孝曰卿今日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上  
日月已知矣毋諱強之言乃對曰臣早待漏門外進與



吏部尚書有言臣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臣覺趨踰甚故介介耳上曰朕所以欲爵卿也即日拜太子少師復姚姓賜今名上與語呼少師不名命之蓄髮則辭緋衣玉帶髡頂唐帽賜之第亦辭竟居慶壽寺中令娶妻不肯賜二宮人受之不近乃召還永樂二年上令出賑蘇湖廣孝有姊初聞衍預靖難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至是還長洲求見姊姊不納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也廣孝易僧服往姊堅不肯見家人固勸之乃出立堂中廣孝即下拜姊曰我安用拜做和尚不了地有甚好人拂衣入不復出故人王賓隱君子也廣孝就見之三不可廼屏騎徒走造叩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廣孝慚而退上往來兩都廣孝留輔太子南京六年入朝北京時八十有四矣其年三月自知其將逝也先以其期詔諸門人上臨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卒七日異香不散上爲卜地西山礮石建塔而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官其養子姚繼爲尚寶少卿贈榮國公謚恭靖上爲文神道碑廣孝與宋濂蘇伯衡高啓諸文人相來往所著有逃虛子別



聖明身錄 女履考 卷之八 三  
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論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所謂歸儒者不盡而爲墨者不終耶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誠愧其姊矣余讀成祖之碑其墓曰商家得傅說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病虎鬚固又是一種英雄哉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卽戶部治錢穀有聲超陞左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至則盡條北平之弊政以聞高皇帝嘉焉陞參政不數月轉左布政使紀綱大振燕王起兵靖難資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共稽首呼萬歲王悅留侍王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資殫心力扞備輯睦兵民王師南下轉餉不乏靖難後陞戶部尚書上曰郭資朕之蕭何也賜資視諸伯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詔建北京置行部改行部尚書永樂十九年罷行部都北



京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廢並興皆資調度太宗上賓仁宗嗣位冊立皇太子上念舊勞以資兼太子賓客資與蹇夏二尚書多忤二尚書言上曰資偏執妨事且多病宜令致仕上曰朕居守時甚得資力今出危履安乃遂棄之朕誠不忍問士竒曰資何如人士竒對曰資強毅人也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太偏執耳上曰何也士竒曰陛下蠲租詔數下資執不肯開除仍責有司徵納則何以使陛下之恩澤得流於下乎此其過之大者然其耿介有守衆弗能及也上曰有朕在又原吉與

共事當不復偏執矣蹇夏二尚書數言上曰不去資仁政必爲所格上乃命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給半俸復其家宣德三年原吉輟部務召還掌部事免朝參資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上謂資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卒贈湯陰伯謚忠襄官一子戶部王事資受眷四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克幾不能葬同時有兵部尚書金忠者鄞人也精卜筮微時同邑袁廷玉相之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補戎趙州賣卜多竒中燕王起兵北平忠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竒士金忠願



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王召見忠叩首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臣忠願捧元龜以從王命卜之大吉立授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上欲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皇次子盛言高煦扈從功請上立爲皇太子時文臣獨忠在力爭以爲不可忠雖戍卒博於古史遂就上前歷數古昔適孽事以對上心是之異日密以質解黃二學士二學士

工如忠言已而皇世子旣立爲太子上遂屬忠爲東

輔導官令兼詹事府詹事六年勅兼輔導皇長孫七

年上北巡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四人輔太子監國

八年上征本雅失里十二年征瓦剌皇太子兩進迎鑾

表皆遣忠官僚往往爲高煦黨譖上以過逮繫上密令

忠察審忠每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霽上或

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它他日有踪跡卽如人

言臣其連坐忠承顧問能慎恣不洩上故專信任之尋

卒太子卽位追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一  
逕幼遣歸寧波學支俸讀書比長景陵召達還翰林正  
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景泰二年出爲  
長蘆運使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一

鮮黃胡金岳列傳第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鮮縉字大紳吉水人也父開洪武初以李宣公薦召見  
華蓋殿高皇帝問開何以教朕開叩頭對曰願天子明  
德慎罰高皇帝喜欲官之固辭歸洪武二十一年二子  
一壻同登進士第高皇帝又喜以開一家三人皆出仕  
而縉又年少縉兄綸授禮部主事而縉與壻特親拔爲  
庶吉士使讀中秘書時時召兩人論議考所學一日諭  
縉于大庖西室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其直爲朕



言之縉退上封事萬餘言事多切劘上躬已又獻太平十策上皆嘉納數與諸大臣稱縉奇才縉亦高自負不能俛仰諸大臣諸大臣多不好縉兵部侍郎沈潛爲上言縉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亡禮上以縉過優逸乃稍遷縉御史欲以吏事勞之而縉又爲諸御史作疏劾都御史袁泰上旣曲宥泰而泰切齒恨縉矣上知縉不容於諸大臣召開至謂曰才之生寔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未晚也

縉歸八年上崩縉奔喪而諸忌縉者諷有司劾縉遠來非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君嗣位召還爲翰林待詔是時翰林修撰胡廣吳府審理楊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給事中金幼孜皆縉同郡人懽然相好共慶彈冠之雅矣其後燕王入國是修死之而縉與廣士奇幼孜等迎戴燕王爲天子踰月皆進秩有差天子常坐奉天門左室親國政輒召縉與中書舍人黃淮兩人立御榻旁備顧問夜分上寢卽賜坐榻前不數日令入內閣諸制詔咸出於縉縉復引廣士奇幼孜等上皆令與共直文淵



閣而縉是秋遂陞侍讀學士初修高皇帝實錄縉爲總裁皇太子立陞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縉時同直閣事者七人上深寵任上諭七人曰爾七人朝夕與朕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七人叩首謝上皆賜五品公服令七人命婦赴柔儀殿見中宮中宮訓勞如上語賜七命婦冠服亦如之歲時賞賚與六卿等初

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

數在上前請立高煦爲皇太子

上私

語縉縉頓首曰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又頓首曰好聖孫上頷之

縉因言上毋

爲過寵漢王致生覬覦上怒謂縉離間我骨肉遂踈縉而縉語外廷人頗知之於是高煦急欲殺縉令福等謗縉漏洩禁中語上聞之不樂會上欲征交趾縉言交趾古羈縻國得其地不足郡縣上怒出縉爲廣西右參議尋用李至剛言縉怨重改交趾縉居交趾四載入京時上北征縉見東宮遂辭去上還高煦言縉職上出塞遠



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而縉偕檢討王儼趨廣東娛嬉山水因上封事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覽疏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耶并逮儼下詔獄儼閩人也洪武庚午鄉薦例入太學乞終養毋終文皇帝召起爲翰林檢討英公討安南辟居幕下泛洞庭浮沅湘歷九疑弔蒼梧徵兵南海窮象桂道五管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大將軍待之爲揖客其爲人若隴若傲大都類縉獄中有自誅文極之以呼天之辭而先縉瘦死縉在繫五年爲永樂乙未錦衣帥上囚籍

上見縉名問帥曰鮮縉猶未死耶帥退與縉對泣醉之酒坐雪中卒上令籍其家徙妻子遼東君子謂縉之以讒死也在漏言以故上心終莫釋七人士奇榮皆躋少師淮少保幼孜禮部尚書儼以祭酒致仕加授太子賓客獨縉雉罹廣亦聰天上嘗書蹇義等十人名命縉疏其人品十人者吏部尚書蹇義戶書夏原吉兵書劉儁刑書鄭賜禮書李至剛行部工書黃福左都御史陳瑛工書宋禮大理卿陳洽兵書方賓縉疏中各有短長上覽之授東宮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東宮因



問縉建文任用諸人縉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王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其後仁宗出縉疏語西楊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論十人皆定見也乃赦縉妻子還鄉官其次子禎亮爲中書舍人正統元年盡還其故產成化五年禎亮以九年滿考時年六十八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上許之縉又名籍甚一時書亦精絕予人求無勑色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縉嘗教人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此類其爲人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也洪武三十年進士初授中書舍人靖難後首與解縉同被召改編修同直內閣踰月陞侍讀太子立陞左庶子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復勅兼輔皇長孫上初北巡淮留守上還奉太子表迎上滁洲上喜與語良久封淮父如淮官上再巡漢王日造飛語搖監國且構諸輔導臣上征瓦剌還淮奉太子表迎上上以奏書失辭遂盡逮諸輔導臣下詔獄淮坐獄中凡十年所著有省愆集太子即位始釋出爲通政



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獻陵大慚皇太子在南京太子有漢隙中外洶洶淮與西楊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于嘔血太子入即大位漢遂反上親征淮以多病留佐二王上還淮疾益甚上特命醫診視病瘥固請骸骨歸養賜楮鏹萬貫是時父年九十而淮餘六旬矣抵家父卒上嗚一品塋祭八年淮疾且愈詣闕謝上留之累月上召諸大臣遊西苑張太師蹇夏諸人騎而從特賜淮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會當會試天下士上命淮與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及辭歸上賜金織衣一襲宴餞太液池灑宸翰爲詩送之從來恩數未有也上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及期淮至上大喜恩渥有倍于初明年上崩淮奔喪新皇帝念淮先朝舊臣厚寵賚之留月餘乃歸初直閣諸人淮才亞東楊而縉與士奇廣文學勝之縉頗輕淮淮因不能釋憾三人而三人待淮愈謹淮夙嬰瘵病宣宗一日問淮何在三人同以淮疾對且言瘵差崇人上於是有意免淮奏對而淮遂請老淮歸林下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三淮立朝多獻納且舉其大者靖



皇明史稿 卷之六  
六  
難後黨獄大起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編  
赤伍淮接近勅言于上不宜自肯詔旨以復追罪南人  
阿魯台納款欲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落廷議欲許之  
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  
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  
無遠不見爾輩直平地見目前耳上欲賜西域大寶法  
王玉印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外夷用勅命廣運二寶  
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上嘉納上  
故英斷士奇等善將順淮獨過認真卽同列稍有不直

上前不相假人故謂淮好訾毀人同列多與隙長陵守  
語士奇曰朕聞諸留守臣獨黃淮與汝遇事肯言然聞  
東宮有從有不從淮能持正類可知也卒謚文簡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壽昌字子祺洪武三年以薦爲  
御史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廣西僉憲調知彭州陞  
延平太守有治聲廣八歲而孤稍長從商粵中旦節馴  
僧夜親經史建文初連舉鄉會試時丁靖難兵起廣對  
制指斥親藩建文君喜擢進士第一曰北邊方與鞬靽  
爲亂胡可廣乎更名靖授翰林院修撰文皇入國陞侍



講復名廣召入內閣尋改侍讀永樂二年簡用東宮官  
陞右庶子五年進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八年  
文皇出塞親征虜令與庶子榮侍講幼孜皆扈從廣不  
知兵以文墨備顧問上過塞外名山峻險輒立馬召廣  
三人與語或下馬少坐山岡上賜酒殺駢躑召語帳殿  
前或夜漏數刻方遣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出尋  
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上不得諸學士相  
與語不悅也三人追上不及嘗脫衣乘散馬渡河河水  
沒馬及腰以上狀良苦自上上笑曰今日方見艱難汝

三人亡恐乎塞上四月風威尚嚴廣猶衣皮裘戴狐帽  
上笑謂廣曰卿今爲冷學士矣廣書法道美上見竒蹟  
欲鐫磨崖碑輒命廣書塞外無大筆廣用小羊毫筆鈎  
勒上石甚壯偉可觀上喜甚十二年上出征瓦剌三人  
復扈從皇長孫侍行上謂廣三人曰卿等每日營中間  
暇卽以經史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也師旋  
奉勅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廣敦質簡重上知其朴厚信任亞  
於東陽廣公退輒杜門讀書與解縉皆以文翰見稱縉



性骨體廣不如縉上命西僧薦福有卿雲天花金仙羅漢見雲表廣獻聖孝瑞應頌上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禮部周訥請封禪不許廣獻却封禪頌皆迎上好取容人比漢之胡廣云永樂十六年廣卒年僅四十有九贈禮部尚書謚文穆上追念廣官其子種翰林院檢討獻陵加贈少師初廣同縉共侍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頓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必生女勿疑矣已而女也遂訂盟縉子禎亮縉死妻子戍邊廣欲悔婚女竊截耳自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肯君忘親何用生爲越數年解氏蒙宥女歸禎亮事姑孝謹人以廣爲建文狀元愧其女矣

金幼孜名善新淦人也建文二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太宗入國改翰林院檢討直內閣轉侍講是時進講東宮諸臣分閱經義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從北巡八年從征北虜駕次清水源進神應泉銘遇虜飲馬河上率輕騎出逐虜令幼孜留營中幼孜請隨行上曰爾不能戰



恐朕顧盼不及爲爾累爾留豈不安乎上破虜還仍以陣內事語幼孜加慰勞幼孜叩頭謝十二年從征至土刺河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二十二年從征至開平上之北征必幼孜與東楊廬陵三學士從塞外風迅幼孜左手執馬轡右手護帽籠趨趨馬上上顧幼孜笑曰今日秀才酸矣三人嘗迷窮谷中幼孜墜馬廣不能顧榮爲結鞍轡行數武復隊榮以已馬讓幼孜而自乘孱馬夜崎嶇至旦及日中方詣中軍成祖戲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

揚榮將不免所過山川險固上必歷指諭幼孜記之或令磨崖刻石上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榆木川之變東楊南計幼孜留軍中護喪太子卽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改元陞禮部尚書兼支三俸時詔百官離親三年上者聽告歸省幼孜首奉詔告歸省毋毋卒會修兩朝實錄景陵特勅起復并召省親學士楊溥還爲總裁官宣德五年從上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度此山幼孜曰太宗後亦悔之



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從至宣府還明年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居內閣二十五年名位亞二楊持節出寧夏冊封慶府兩郡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所見兵民休戚還上封事弔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多賦詠焉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四爲人簡易沉默不伐善不驚名疾革有啓請身後之澤幼孜正色曰君子所耻有子昭伯登宣德二年進士

論曰解公以始進少年受知高帝不爲不早文皇入國拔起簪筆之末首授絲綸之寄不爲不遇骨肉之讒一聞則君臣之義罔終沒身園土妻子流遷不亦悲乎黃公名位雖遜二楊使以懸車之日猶覩顏以與闈寺爭權必不能矣胡金二公羈勒萬里軍旅之事不及東楊然詔告一宣威伸絕漠翰墨之勞庶可少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二

蹇郭吳翟夏黃胡周列傳第二十

東莞尹守衡著

蹇義字宜之巴人也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初義祖冒姓李及義身始復蹇姓太祖問汝豈蹇

叔之後乎并爲改易瑤名丹書義字賜之一考當調太

祖命勿調俟滿九載大用亡何太祖崩建文君卽位超

陞吏部右侍郎義居位歲餘無能有所短長國子博士

王紳貽之書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固繫

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



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虞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  
非其材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執事雖欲爲尋常無聞  
之人而不可得况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  
歛容謝教文皇入國義與原吉出迎戴改左侍郎再閱  
月代張統爲尚書是時上方峻除建文諸新例義言上  
曰監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爲陳數事  
本末上以爲允或遂譖義不忘建文上不聽因語義曰  
人才皆出皇考造就豈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  
復分別但隨材擢任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兼詹事上欲  
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子愛重之七年上巡北京  
皇太子監國義以吏部尚書及兵部尚書金忠與左春  
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留輔上諭義曰昔唐太  
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今朕簡留卿等四人卿四  
人宜識朕意義等頓首受命其後上每北巡卽義四人  
留輔四人中義最老成然慮事過於持重多思不能專  
斷每有朝議大事太子則多關決士奇義醇謹而已十  
二年上征瓦剌還東官迎上遲行逮諸輔導臣義逮至  
中途卽放還尋亦并釋士奇餘諸人皆下詔獄十七年



外艱立詔起復還京明年改都北京從皇太子入朝又  
明年三殿灾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考  
察文武吏士義與給事中馬俊巡撫應天諸郡義曰國  
家多事之秋吏難盡法繩束特斥太甚者數人所過諸  
令長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悉條奏行之二十年上征阿  
魯台戶部主事張鶴禮部尚書呂震婚也朝東宮失儀  
太子以震故宥不問上謂義縱有罪下錦衣衛頌繫并  
逮士竒震逾旬乃釋是時上鮮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  
子無奈二闈黃儼江保諛以是監國諸臣易生嫌隙上

素知義爲人忠謹無他賜往往與士竒皆得見原俱無  
恙又二年上崩皇太子嗣位諸在獄者始得釋而二人  
各加秩義進少保兼尚書支二俸一歲中歷進少傅少  
師賜義及原吉士竒榮幼孜五人繩愆糾繆銀圖書而  
五人誥詞親增二語勉之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上方銳意嚮慕太平義與士竒二人皆  
監國舊輔左眷注一日義與原吉士竒榮四人入見上  
問四人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上自少侍太祖識  
星象嘗以教士竒問士竒曰卿宜知之士竒對未知上



皇明史稿 卷二十一 三  
曰天命也歎息起明日召義與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二  
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  
保全不虞旦暮遂與卿訣言已泣下二人流涕慰上上  
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出二勅二  
印賜二人義曰蹇忠貞印楊曰楊貞一印踰月上即世  
章皇倚毗二人一如仁考二陵實錄皆義監修宣德元  
年扈上出定樂安上還復範忠厚寬弘銀圖書賜義以  
示褒寵上時御萬歲山及西苑游觀輒召義與原吉士  
奇榮等騎而從上嘗指御舟語義曰以操以濟群公之

力義等叩頭謝萬歲上大喜三年上出喜峯口禦虜義  
四人皆扈從其各師旋上念四人俱年高不欲煩以事  
皆令輟部務朝夕侍左右顧問而祿秩如故義與原吉  
皆非內閣臣而以師保預閣務特賜珊瑚筆格玉硯即  
家條旨草制勅一時公孤稱真任焉五年上奉皇太后  
出謁二陵上以太后命召見義等行殿諭曰皇帝數言  
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祐家國  
亦惟卿等贊翼之功命賜酒饌白金文幣上常言四人  
皆先帝簡畀遺朕老臣以是悉心信用動見優禮已又



曰天命也歎息起明日召義與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不虞旦暮遂與卿訣言已泣下二人流涕慰上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曰蹇忠貞印楊曰楊貞一印踰月上即世章皇倚毗二人一如仁考二陵實錄皆義監修宣德元年扈上出定樂安上還復範忠厚寬弘銀圖書賜義以示褒寵上時御萬歲山及西苑游觀輒召義與原吉士奇榮等騎而從上嘗指御舟語義曰以操以濟群公之

力義等叩頭謝萬歲上大喜三年上出喜峯口禦虜義四人皆扈從其冬師旋上念四人俱年高不欲煩以事皆令輟部務朝夕侍左右顧問而祿秩如故義與原吉皆非內閣臣而以師保預閣務特賜珊瑚筆格玉硯卽家條旨草制勅一時公孤稱真任焉五年上奉皇太后出謁二陵上以太后命召見義等行殿諭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命賜酒饌白金文幣上常言四人皆先帝簡畀遺朕老臣以是悉心信用動見優禮已又



以吏部侍郎郭璉轉尚書義守故職侍左右討論至理而已特賜新第文明門內益親近之義從中書晉秉銓部未嘗別更他職尚書二十七載以明恕稱八年歷少師滿九載賜宴于禮部是年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匹裕陵卽位之日齋宿中得疾越五日而卒上初聞疾知義必不可起令太監范弘就卧寢問欲何言義對曰陛下初嗣位臣寡祐不能效分寸但犬馬之誠望聖明敬守成憲終始不渝耳年七十二贈太師謚忠定子英荃皆尚寶司丞

郭璉直隸新安人也初名進太學生永樂初任戶部主事能勤職務爲卿佐倚任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參議時年二十四人呼小方面歷陞工部右侍郎督修武當山宮觀事竣轉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爲改名璉尚書蹇義輟部事宣宗欲璉爲尚書大學士楊士奇言吏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用璉仕早未遑問學閣臣以此少之璉後九年秩滿卒陞尚書上念士奇言每諭璉留意人才嘗舉呂蒙正夾袋虞允文翹材館錄故事教璉勤咨訪裕陵嗣位除璉



尺籍優異之時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璉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璉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先是宣德初內閣謂用人之柄不宜顯在吏部方面風憲郡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至璉在吏部位重望輕御史知縣復令五品以上京官薦舉人以璉開薦舉之途寓請寄之術頗以墨聞爲都御史王文論列予致仕太祖時有吏部尚書吳琳者黃岡人也詹同以名儒薦授國子助教歷官兵部尚書洪武六年改吏部與同迭視部事尋以老致仕琳旣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見一農人孤坐小几徐起拔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以狀聞上益重之又張善者泰興人歲貢入太學授吏部主事尚書詹徽侍郎傳友文伏誅以卽官署部事彌上意特陞侍郎轉尚書上諭廷臣曰善雖年以字量宏濶他莫能侔也善與上議諸司職掌允合上心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爲善營第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  
奪人自益也未報涓埃何敢當此善戍籍上欲免之善  
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  
論曰蹇忠定歷事五朝內贊宸謨外康流品疇詢密斷  
莫敢侵官以是三十年不更一它秩在位如彼其久也  
郭璉卽代其位仍以師保佐萬幾信任如彼其專也于  
時一代老臣知有三楊亦無不知有蹇夏者余攷祖宗  
時公卿多稱其位吳琳老不惰於農事斯能不溺其職  
矣翟善居無第宅斯能國爾忘家矣故附表著之

夏原吉字維詰湘陰人也洪武中鄉薦遊太學選入禁  
廡書誥勅上眎原吉書獨愛之賜紗衣一襲上時遣人  
竊調諸生勤惰獨原吉端坐供職竟日上心識之書滿  
當署部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特實授戶部主事尚  
書郁新與商確諸司事倚重焉有劉卽中數不得新忌  
原吉新嘗過聽書美生言觸上怒上問新誰教汝新曰  
堂後書美生教臣臣罪萬死上下書美生獄劉卽中因  
欲遂中原吉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寔原吉教尚書上  
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於是并與書美



生棄市秩滿乞歸省上以原吉能勤職特假輿皂優之  
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克採訪使巡撫  
福建未幾移鎮蘄州文皇入國轉左侍郎逾月進尚書  
永樂元年出治吳浙大水三年秋新卒召還掌部事進  
資人大夫是時內難初靖府庫空虛大啓藩封創建宮  
山討四夷國費億萬原吉晝夜焦勞經度無乏七年  
上北巡兼掌行在禮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征阿魯台  
刑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原吉每旦入朝獨  
一晨前參決機務朝退卽中御史環請事口應手判不

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太孫端拱以聽而已上還  
喜賜原吉鈔幣其後上每北巡輒命原吉侍太孫隨行  
上北征則輔太孫留守原吉九載秩滿上親宴之武英  
殿諭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輔朕爾群臣欲  
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重修太祖實錄命與姚廣孝監修  
上欲都北京十八年宮殿成上令原吉迎太子太孫南  
京及將至原吉先入見上問太子來何速原吉頓首對  
曰陛下慈注之深故太子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  
亡何三殿災原吉言于上曰愛民所以敬天也請蠲逋



負恤流移以回天意時言者多言遷都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上曰方遷都時朕與諸大臣密議數月皆言便今群臣言不便何也言官聞上語遂劾諸大臣上怒跪言官諸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王彰言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言路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宥之或尤原吉肯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亦六西域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爭不可上廼止他

日上見法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一屈膝有辱天子之臣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征虜問原吉邊儲多寡原吉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不能給大軍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疲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召問兵書方賓刑書吳中二人對與原吉同上怒并原吉皆繫內官監賓懼自殺上因呂震言三人皆儉邪命戮賓屍并欲殺原吉皇太孫爲原吉請上遣中使覘



原吉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解置不問連三載出師及至榆木川不豫乃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計至太子走繫所泣語原吉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問國事原吉曰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甦民困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初原吉在繫丁內艱於是乞終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言去卿有母朕無父乎令有司爲原吉治毋葬太子立兼太子太傅尋進少保仍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是時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淮並不兼宮秩以孤卿而兼宮秩獨原吉一人上嘗語蹇義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賜原吉田五頃建第兩京是冬無雪上作憂民吟屬原吉和賜玉帶侍講李時勉言事激上大怒上曰時勉當朝辱朕必殺之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上損聖德願陛下少霽天威即欲罪之下法司議未晚上怒少解時勉之獲免於死原吉力也是時上欲返都南京北諸司復命稱行在太子還祭孝陵遂留太子守南京及上崩皇后急欲召太子



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至群臣郊迎不見原吉太子問原吉何在莫能對太子入太后諭所以留原吉意太子乃召原吉慰曰卿奉皇祖命輔朕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也時時密咨原吉或袖小帖付携出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爲奸臣首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得原吉言乃決從征庶人還賜閣者三人明年各賜諸大臣銀圖書原吉曰含弘貞靖從巡邊上取原吉橐中糗嘗之笑曰卿食此粗糲耶對曰臣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上徹御饌賜原吉且爲加犒將士上還京遂令原吉與蹇少師皆輟部務優老之俾專論道左右召還前致仕太子太師郭資還掌戶部事原吉誕日上繪壽星圖製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尚書二十五年不解戶部而常兼他部事嘗總六曹兼長都察院大理而佩八印監修三朝實錄是時蹇夏齊名義簡重善謀原吉弘裕善斷一時公卿雅量推爲第一平江伯陳瑄靖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卒愛瑄才薦總漕運有隸偶汚原吉金織賜衣懼欲逃



原吉曰衣可浣毋懼汝能事我矣慰留之部吏一日捧  
押精微文書因風爲墨汚吏肉袒俟原吉曰爾何與明  
日袖至上前自引罪易之原吉嘗夜閱牘忽撫案而歎  
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  
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原吉自不肯傳人罪  
故能徃徃不肯記錄人過有子瑄少英特原吉一日朝  
退瑄前問父今日議何事父笑曰非爾所知然父心亦  
默喜之仁廟嘗問原吉卿子年幾何可官未原吉曰臣  
子幼穉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及原吉卒宣皇  
卽日授瑄爲尚寶司丞年甫十三張太師輔呼爲小友  
正統初雲南夷逆命瑄上疏請纓自效十四年北虜犯  
京師瑄陳四事詔亟行之虜去瑄言虜得利去今冬來  
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  
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  
智勇以爲國用教閱之法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  
教九十人習戰法內可以捍京邑之警外可以消郡縣  
之變兵部尚書于謙請試用其才會事定不果瑄毋老  
乞就養金陵先後復䟽數事皆繫將才吏治國體邊防



三  
日  
身  
案  
夏  
曆  
言  
二  
十  
卷  
十二  
當事者皆弗能用不伸其志歷官司卿成化十四年九  
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尋卒前三  
日猶力疾草君德疏遺子崇文上之以爲臣懷此言久  
未敢輒上今臣病死在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疏聞  
天子遣諭祭于南京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也洪武中鄉貢士初爲邑主簿凡  
再遷至龍江衛經歷洪武三十一年上書言事稱意旨  
太祖超遷爲工部右侍郎文皇入國福自陳爲奸臣所  
累上宥之復其官李景隆指福爲齊黃黨福厲聲爭于

上前曰臣罪固應死但目臣爲奸黨臣心不服上不問  
尋轉左逾月與蹇夏俱陞尚書永樂三年以都御史陳  
瑛劾改行部尚書四年與大理卿陳洽轉餉南交事平  
遂以尚書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福善綏輯夷民新附  
甚馴習而安樂之中朝士遷謫至福敦禮令行民間化  
導戒郡縣吏專撫字母苛切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  
裁抑馬騏亟欲去福自愉快乃竊上書誣福有異志上  
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也昭皇即位念  
福老成人久勞於外使洽往代福還福在交趾十九年



丙外艱皆奪情不許守制還日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  
忍別其冬上選東宮官以福兼詹事府詹事宣德元年  
騏激交趾反洽請于朝願乞福還交趾撫安之會福持  
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諭之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  
卿強爲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  
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仍以工部尚書兼詹  
事出領交趾藩臬事命總兵官柳升統大軍偕福往升  
至陷沒福被執賊見福皆驚下馬羅拜曰公不北歸我  
曹不至此言已皆泣下曰公我父母也願自尊重餽白

金猴糧肩輿衛送出境福至龍州悉以賊遺歸官還京  
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出與平江伯賚理漕河䟽請濟  
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南邊河荒地宜役軍民十萬人屯  
種積糧以省漕粟下部議僉以爲便時已遣諸曹卽往  
視舉行已又有言軍民旣各有常業何得復患苦之事  
竟沮其後上在宮中更覽福䟽袖出示西楊曰福言智  
慮深遠可行悔不能用今六卿中誰倫士奇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總憲交趾安輯新附具有成績才  
德兼備六卿中鮮及福者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



坐中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朕常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固當士奇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初上好游觀蹇夏諸大臣多依違承順而福獨持正不阿上嘗命福觀戲福曰臣性不好戲命園棊曰臣不會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稍不樂而

福亦多賢勞在外不得如蹇夏諸人朝夕見親幸福出南京勅雖優福年老或以爲直道見遠實疎之也裕陵卽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大臣以三孤兼者獨福一人文臣參贊南京機務亦自福始正統五年卒年七十八卒之日室無百緡福爲尚書四十年憂國忘家老而彌篤福以人才出於學校宜設監司提督迄今憲臣之有提學由福議也成化元年追贈太保謚忠宣胡濙字源潔武進人也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轉戶科都給事中時傳建文君亡 在外諸



舊臣多從建文君去者上益疑大戮建文諸臣上察近侍中澹忠實可托命澹巡遊天下名訪張儼傷又名頒書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時傳建文君在滇南澹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聞內艱還朝起復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奉命巡江浙而是時藩王屢造飛語危監國令澹且至南京調察太子澹得太子七事密疏聞則皆太子誠敬孝謹事上覽之知太子無它大悅澹出至均襄二十一年還朝會上巡宣府燦馳謁比夜中上已寢聞澹至急披衣起召入勞苦賜

坐與語曩疑盡釋澹上太嶽太和山瑞光圖及進柳梅靈芝太子嗣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祭酒仁宗後閱宮中密疏見澹故上太子時七事喜謂澹曰卿素忠慎朕不及知也仁宗崩景陵即位轉禮部左侍郎兼太子賓客及來朝留行在禮部明年改元代呂震爲尚書宣德二年賜第一區閤二人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靜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兼詹事再扈巡邊會有常郡豪民田宅沒官上盡賜澹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往歲蠲租詔下戶部多格不行漢庶人至得借爲兵端以



是西楊始爲上言上廼知以澹謹厚足辦此故以戶部屬澹上與西楊議欲降勅行寬恤輒令與澹商可否澹有才畧深中不洩上特信任澹坐榻前忽產玉芝一莖西楊以爲仁德疑和之應正統元年澹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行禮部印給之九年引年致仕不允十四年上北狩脚王即真進澹太子太傅景泰元年右都御史楊善使虜澹請附進上皇衣幣不報上皇返居南宮其冬十二月澹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其冬上皇萬壽節澹請百官拜

賀延安門不許三年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初帝之易儲從吏於都御史王文遂陞吏部尚書入直文淵閣吏科都給事中林聰欲論之有未可文啣之屬聰爲甥補官得善地文嗾御史劾聰下廷議乃欲比律殺聰廷臣多附文者澹語文曰公以宿憾而殺諫官毋乃不可及署奏牘澹不肯署曰公等自爲之移疾不出上遣太監興安問澹疾澹曰老臣無疾聞廷議殺聰驚悸不安耳興安還告上上曰比儼殺人可乎聰得不死上乃左遷聰爲國子監學正七年災變乞歸不允以



皇明史稿 古漢二十一卷  
疾辭不許時年八十二矣上皇復位力疾入見請老去  
上嘉念湜忠悃官其子長寧錦衣衛鎮撫世襲然竟以  
易儲清議削宮僚秩免歸歸又七年乃卒年八十九贈  
太保謚忠安湜初生白髮白眉彌月方黑母娠湜時夢  
僧持花見遺既誕之明日有僧至索兒觀兒見僧笑僧  
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來見笑爲誌今果然  
矣湜卒之夕常郡守夢湜入辭視之僧也明日聞計湜  
性恭謹立朝幾六十年尚書三十餘年十知禮部貢舉  
天下士多出其門恩榮始終世莫與比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  
八人進學文淵閣未及忱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  
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一人皆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  
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陞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  
楊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蘇松等郡先是巡撫胡  
槩受民告訐忱至一切不省或面詰忱曰公不及胡卿  
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之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  
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是時蘇州逋  
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有差忱閱籍駭駭召父老問故



皇明史稿 周忱二十卷  
得其七弊其苞蔭之患首在勢豪而其乾沒之孔莫甚  
里胥忱語蘇守况鍾曰長此上與下俱困可無所以通  
融檢制之術乎會是年諸郡皆有秋乃與蘇守况鍾松  
江守趙豫常守莫愚奉令甲出官鈔平糴復從富民勸  
借三郡得米三十萬石有差各縣立倉貯之名曰濟農  
倉蘇稅官田徵額倍於民田忱乃曲筭創爲平米法令  
官與民等畫一起科蘇稅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疏減  
八十餘萬有奇而常松亦遞減有差矣夏秋兩稅不得  
復闢里胥各縣設場水次令民自輸圖里各推富有

一人爲糧長總收受請降鐵斛使糧長如式槩較與民  
約加耗無貧富不失圭撮差其力產厚薄爲押運度地  
遠近勞逸爲上中下支撥於是豪民人人自愛遵奉忱  
約束不敢少踰軼細民上納視舊減三之一及既兌運  
節其盈縮亦復可贏其什之一以爲餘米忱令并入濟  
農倉三郡歲有祿米一百萬石運給北京武職之月俸  
石費六斗忱曰彼能受之南京獨不能來受之此乎來  
則六斗之餘吾餘也咨部如其請歲省六十萬石  
歸濟農倉於是倉粟陳陳相因州縣廩庾皆滿運河有



失仍與給借修築圩岸開濬河湖則人支口糧以爲農  
事故不責償春耕借貸衡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爲差秋  
成則併賦之其或年凶又再賑焉民亦亡不如約而有  
肯自逋負者當是時豪民旣不得兼併而閭閻亦有蓋  
藏上供亡慮百數咸取足於餘米民無橫科以至三郡  
官廨學宮賢祠古墓橋梁溝洫歲費不下萬計江南民  
愛戴之如父母焉滿九年轉左侍郎正統六年兼巡撫  
嘉湖二郡修築捍海塘費鉅萬役五載皆忱度支海竟  
不能爲患十四年入朝留爲戶部尚書高皇帝制直隸

蘇松二郡人不得官戶部永樂中皇太子監國請以江  
西人給事中王高爲戶部侍郎不許忱旣拜戶部僅數  
日遂改工部仍還江南巡撫八月英宗北狩國事倥傯  
忱還踰月致糧數百萬京師并造軍器數百萬鱗次而  
至皆無愆期景泰元年引年不允二年請老召還京致  
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在江南二十二年兩  
艱皆起復視事才識通敏不拘繩墨事苟利國便民不  
嫌破格行之巡視淮揚鹽課虧忱借蘇松餘米給竈民  
上鹽是時米貴鹽賤官民利之勅取牛膠萬餘觔資絲



繪會忱入朝則請京庫腐牛皮出煎膠歸市新皮還庫  
工部索用水磨明盃非遲歲月不可忱令沃錫應之旬  
日而具人多服其善應卒而又不能不卒爲可喜正統  
間璫振用權忱亦善調劑之間遺徃徃不吝人以爲附  
勢然振深愛重之以故欲有弛張片詞得奉俞旨無中  
格後人雖循忱轍而通變不如忱忱沒江南連年大水  
饑民號泣于道曰安得周尚書復生活我也又其後戶  
部奏遣曹屬盡稽濟農倉餘米括之官以是徵需雜出  
毋它補救人益思忱之功江南民至今祠祭焉

論曰夏忠靖常以一戶部而兼佩九卿之印即不入內  
閣而預閣務條旨吾乃知官不必備惟其人夫其忠良  
有裨于天子之論思奚必入閣哉黃忠宣出撫南交十  
有九載兩奪親喪以爲人子不得守苦塊於一日可謂  
憂國忘家者矣胡忠安轍跡半天下或云上別有所以  
命之然以六卿之長有同方外之僧人言其天池師後  
身意其然乎我朝財賦江南號稱第一周文襄巡撫二  
十有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之廟食百  
世不亦宜乎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三

師部段古宋張王列傳第二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師遼字九達東阿人也達性至孝少孤母疾思食藤花菜遍乞國中無有也達出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夜歸遇虎呼天虎去持菜還食毋而病愈時年方十三比長以太學生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爲御史論奏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麗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卽以達爲御史不三月擢陝西按察使達至見有獄囚淹繫殆千人立鞫其罪之輕重決遣之旬月而



盡未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上征北虜出沙漠命達總督餽運達請均量其程之遠近分設頓舍於道令民互相更遞以次轉輸民不困於飛輓上以爲能營建北都上復遣達採木湖湘達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其所督責於軍民艱險中良苦左中允周翰啓監國論達刻薄而達在湖湘自驅馳於風霜雨霧之下有八載仁宗卽位念達暴露日久召還爲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于位太宗嘗語監國曰朝臣扈從來此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汝當知之

郁新臨淮人也新貌瓌偉有威儀音吐洪暢太祖愛之賜名新洪武二十二年授戶部度支主事掌內帑賜于明年陞北平部郎中又明年超陞戶部右侍郎國初戰爭始息民務生聚而國家經費天子方用焦勞新佐部務日與其屬能者悉心咨度每歲出入太祖有問新皆應機嚮答了無遺謬及考滿遂陞尚書文皇入國復令仍掌戶部尚書事是時肇建北京糧道艱於轉運新乃酌船大小受糧多寡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于陽武車赴衛河以達北京親王祿米太祖初制歲五萬石新監



唐宋之制歲止萬石而郡王以下遞殺有差動戚則米鈔兼支如文武官例御馬監索白象食穀新難之爲言於上上曰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其勿予永樂三年卒于位新爲尚書一十三年國計出入盈縮有節自謂劉晏以下勿論也新卒上爲輟朝一日語侍臣鮮縉等曰新理邦賦能會計量入出今誰可代新者嘆息久之時夏原吉出治吳浙水乃召還掌部事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爲陝吉士選與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

主事進郎中陞山東左參政民以廉謹受知文皇文皇再征虜勅民轉餉出塞并勅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邑吏廉墨以聞宣德二年以參政召入同考禮部會試以民嘗進學閣中衡鑑精也三年以參政召署戶部侍郎四年實授本部右侍郎五年改刑部賜特勅考察在京百司皆出殊制宣德九年卒于位貧不能殮都御史吳訥贈之衣衾上聞特命有司營葬迨後百有數十載以廷臣請追謚襄介

古朴者字文質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爲太學生



奉命出清郡縣田賦值父喪歸母年且老矣及服闋因  
奏家貧願仕得受寸祿養母太祖嘉其孝授工部主事  
迎母就養京師亡何母卒予舟歸葬服闋改兵部主事  
轉員外郎建文中陞兵部右侍郎太宗入轉左侍郎建  
北京宮殿董伐木之役江西仁宗嗣位陞戶部尚書居  
官早作夜思謹守祖宗成憲或因不便請稍與時損益  
朴曰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楊文貞嘗視朴病入其  
齋室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歷官三十年卒之日無  
一錢尺帛以遺子孫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也永樂初上欲都北平禮時  
爲工部尚書奉命採材川蜀禮得大木數株圍踰尋丈  
一夕自行出大谷達于江聲吼如雷一草不偃禮聞于  
朝上命祭告山呼聲者三七年內艱詔令墨衰治事禮  
不避巖險萬材畢具上以爲能下勅嘉勞九年召還督  
濬會通河明年漕成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  
入朝又還蜀是歲兼有別命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  
是年病召還部督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而是年又入  
蜀明年遂卒于蜀禮性剛嚴在蜀多年民頗苦之卒之



日橐無遺貨人不見德然皇都肇建工役叢興百務修  
舉賢勞王事不獲休沐漕渠之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  
而在齊魯間者禮功爲多禮初䟽漕時用老人白英畫  
築壩寧陽盡抑全汶之水無東流使入南旺湖南旺者  
運河脊也水至南旺中分之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  
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高下遞增水閘以時蓄洩自  
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達于漳御自分  
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達于河役  
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南北運始通而又

虞河之歲變蝕漕也用侍郎張信畫䟽魚王口至中灤  
俾復舊河故道以殺水勢用御史許堪畫自衛河東北  
䟽至海豐古河以洩衛河之水於是漕無河憂漕粟直  
達京師而海運罷不用矣上賞漕功禮爲第一時協理  
者有都督周長刑部侍郎金純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  
禮在太祖時爲太學生授山西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  
事已又適戍寧夏建文初薦起爲陝西僉事又坐事左  
遷刑部員外郎靖難後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  
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禮卒洪熙元年呂震以卹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五  
典請賜葬祭又百有餘年爲正德七年賜祠會通河上  
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爲  
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卒  
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  
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上  
念純老臣與致仕去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  
有功歷官督府卒贈萊陽伯謚忠毅有蘭芳者夏人以  
吉安守坐事謫爲濟寧辦事吏從禮治河禮還薦陞工  
部右侍郎別見守令傳中

張統字昭季富平人也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遷  
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上以統爲雲  
南左參政賜詩二章勗其行尋陞左布政使統以雲南  
乃諸夷雜處之地自古不能以法羈縻元人氣類相近  
稍撫有之然弗靖如故統至治之跌蕩簡易不求速化  
寬小過守大綱卽立簿書期會未始不稍遷就從其便  
或有蝨賊乘其未滋霆掣電擊指的中之以懲其餘數  
年饑疫荐臻統悉苦心撫輯夷民孚悅百務徐徐而理  
是時遷謫吏上多置滇中統亡問識不識皆有厚賂焉



二十三年秩滿入覲上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率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予道里費是時有浙江左布政使王鈍者太康人一時藩憲重臣能勝任而又於其職惟鈍與統太祖為四方霄旻圖治嘗稱二人於朝以勸庶僚鈍嘗持節撫諭麓川却贈金或曰夷且疑貳鈍受之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轄至

期月以母喪去詔徵詣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襄事後勉起就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鈍懇終制不許在浙先後十年四境晏然洪武三十一年為建文君即位之歲召統為吏部尚書召鈍為戶部尚書統去滇人如失父母統在部振枉抑拔淹滯一時遺逸士羅致闕下諸謫籍人人相慶彈冠靖難兵入頒示文職奸臣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等二十九人統與鈍與焉已而鈍與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為奸臣所累上宥之兵部尚書茹瑺亦乞宥統上皆復其官召統與



皇明史稿卷之第四十四  
韓陳弋周王列傳第二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鈍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部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辰舊制並向朕直言之毋隱庶稱厚老成之意二人頓首謝出統自經于部之後堂鈍承制巡視北畿山東事竣乞骸骨上命以布政使致仕鈍既歸鬱鬱不樂遂卒

論曰統之死是也鈍不死慚矣何待既受命而始死乎晚矣死於部後堂死其職矣何上削鈍尚書職而以布政賜歸乎不予其爲建文之尚書也所以奪乎其爲君也建文之尚書可以死我皇考之布政可無死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四

韓陳弋周王列傳第二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也國初以歲貢爲楚府錄事改御史言事無所避左都御史陳寧右都御史胡惟庸中丞涂節一日侍上坐方燕語宜可前跪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特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請斬三人首絕來釁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錦衣衛監問尋釋出僉事陝西是時官吏罪犯答以上悉屯鳳陽宜可



言刑以懲淫慝一民軌宜論事情輕重犯罪大小而施舍之有罪不問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上可其奏十三年入朝上賜没官男女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上言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男女婚姻踰時尚傷和氣闔門連坐豈聖明所宜今進說者曰夫榮妻子共樂有罪妻子同坐此豈盛德之言聖人仁政所宜行哉上曰汝言是著爲今後坐累當辟上鞠之天朗氣清忽雷火逸殿上驚曰得非在此人耶雷遽息獲免

封上二十餘事皆報可尋罷歸十九年起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坐事安置滇南二十三年禮部左侍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陞左副都御史務在鋤奸顯忠百僚悚惕未幾卒時有大星墜地櫪馬皆鳴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也舉鄉試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鯁直敢彈劾聲響如鐘廷臣聞之竦背上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觸上怒上命坎瘞奉天門外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率同官奏事忤旨罰修象房衆皆雇役畢事謫官去諤貧不能倩人躬爲之



駕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具道故上念諤慙  
直憫其貧命復官搏擊逾甚京師諸貴人咸憚之十一  
年出使雲南十二年還署通政使司明年署應天復署  
刑部十四年署鴻臚十五年署工部官四年皆署事俱  
有聲績上以其能故亦皆不實授而歷試之十六年陞  
順天府尹人比漢之張趙嘗出行轉城隅誤衝皇太子  
駕太子聞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勿問上優假之  
若此其年有白鳥乳于庭上以爲府尹美政所致賜金  
幣嘉異明年出爲湖廣按察使三年奏最將代吏部侍  
郎師遼有事湖廣留之督軍竣事改山西忤親王貶海  
盜令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上問左右曰大聲官人  
何在此人宜爲輔導官使人得易聞過起爲荊府長史  
王書忠良鯁直四大字錫之以示尊寵然諤不能將順  
王王終與諤不協請於上竟遷出爲鎮江府同知尋以  
老乞歸卒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言事逆天  
威不顧避仁宗頗厭之尚書呂震論謙賣直沽名上語  
西楊曰弋謙太踰分士奇曰弋謙不諳大體乃心靡不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三 三  
欲圖報效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見謙輒不悅士奇一日獨奏事言  
上曰弋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懼以言爲戒  
將謙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固  
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  
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已而朝臣少言事上深悔下  
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未幾有言中官四川伐木虐民  
上諭謙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汝陞副都御史詣四  
川罷伐木之役宣德元年還復以忤旨罷爲民

周新南海人也革除中舉人原名志新文皇帝嘗呼爲  
周新因以志新爲字初爲大理評事決疑獄受知上改  
授御史彈劾敢言京師貴戚咸憚之目爲冷面寒鐵公  
都人呼之以怖小兒永樂元年巡按福建二年還按順  
天陞浙江按察使浙中民冤繫者聞知輒喜曰冷面寒  
鐵公來吾無憂矣新至冤卒湔洗自是異政日著一日  
視篆旋風吹異葉至前新詢此木獨一僧寺有之悟曰  
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  
人稱爲神明諸所燭姦發慝多類此巡行屬縣嘗微服



爲縣官并收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縣官往  
迂乃自獄出於是悉擿令行過譴責之縣官俛首伏罪  
去錢塘令葉宗行號廉能新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  
澤魚腊一束家所寄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以食之  
同僚餽以鵝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浙中三尺童  
子咸知周憲使之名澤及無告民自不寃九年浙西水  
潦奏蠲逋糧一十七萬二千四百石時上寵用錦衣衛  
指揮紀綱聲咳亡間綱遣腹心幹緝事浙中大索賂新  
捕之綱更誣奏上逮新立命官校繫至陛前新抗聲曰

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  
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  
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上問侍臣曰周新何許  
人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新死  
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都御史楊信民至巡撫時周  
以月俸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  
論曰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今想其清風勁節雖  
死猶生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與方  
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



紅立日中呼之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爲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懽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微之比乎時有右都御史王彰者鄭州人巡撫河南嘗令其屬微行郡縣吏有奸狀者輒置重辟是歲河南水民多流亡奏黜貪刻吏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征十餘事招復流移五萬家亡命賊張大妖尼宋繼善等煽亂悉捕斬之事寧省毋毋具食頃有丐者至毋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即丐者也其伺察之密如此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與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未幾上獨召英與王直二人入秘閣書機密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樂兒海旋師過威虜鎮命視李陵臺驛令碑還奏上曰碑鐫鞬靽姓名異日虜見必以此地爲已物令再往碎碑沉河中英還上喜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今帥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英曰胡寇犯邊罪在不宥旣聞天兵遠走臣願陛下幸毋入



皇明史稿 卷三十三 六  
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言直不欲黷武  
耳復謂曰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卽來密奏朕知  
諭太監馬驥曰秀才有事入見毋阻也駐蹕安平鎮上  
因責譴一軍未與口糧怨泣曰吾屬糧盡必死道路矣  
英以聞上上怒英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宥其過稍  
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人  
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疋二十二年上崩榆木川東宮  
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七日東宮卽位  
陞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  
乞歸省還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  
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皆有重名汝尚  
啓沃朕心無愧前人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七年  
內艱上遣內官阮童護送回籍奔喪奪哀還朝裕陵卽  
位克經筵講官進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  
出理部事講官仍故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英言京師  
去冬少雪今年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  
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引年乞罷政不允陞南京  
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在朝四十五



年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列聖卷遇不與與王直齊名  
一時皆阻於西楊不得入內閣直久秉銓柄英竟置散

地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汪儀金鄒徐王梁周列傳第二十三

李希顏號愚菴夾谷隱士也性行峻茂貫群籍太祖  
既有天下爲天子用薦手書徵至南畿爲諸王子師今  
分建十王者是也教法嚴毅諸王子有弗若教或擊額  
以管帝撫而怒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  
怒之耶帝乃笑而撫之曰若後當聽先生教也授左春  
坊贊善大夫已而太宗北歸希顏歸舊隱落魄願領夾  
谷有孔子廟館其中教授生徒優游耕讀間或感時懷



憤陶情杯酒容與謳歌囂然有操築鼓刀之風足跡不涉城市有藩司騶輿訪之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蹴之乃希顏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着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賜也渠爓莫周鄉井罔識其丰懷而卒孤立忍斃以死

汪叡字仲魯婺源人夙有喘疾洪武十七年以學行徵至上與講書之西伯勘黎篇悅之授左春坊左司直翊贊儲皇上亦日召侍講與贊善劉三吾趨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上憫仲魯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趨朝仲魯見上嘗以春夏決人死罪輒涕泣俯伏進諫以爲有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其奏稱爲善人十九年喘疾大作乞歸療治期秋再至上可其請仲魯未即行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宣召春坊贊善臣三吾司直卽臣仲魯旣至賜坐語次上顧仲魯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仲魯起對曰臣愚不知上曰日昨若以老病暫請還鄉期秋再來朕可若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若之喘疾誠劇然得此病者徃徃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  
素善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  
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  
侍之歸郡邑官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東俾僮  
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殿門謝客  
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可考  
終命矣臣三吾臣仲魯同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  
茲聖訓是欲臣等全其晚節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上  
心明日辭朝都門送車百兩歸又十有六年而終

儀智者高密人也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  
愛之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徤悍又畏敬之  
曰太守不可犯智爲人溫重端慤以故所至皆能得民  
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數月陞  
湖廣布政使尋坐累被謫去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  
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忠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  
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上卽日召之旣  
以爲禮部左侍郎卽十一年上以元旦日食宜免朝賀召  
問禮部翰林官尚書呂震對曰日食之與朝賀時不相



妨也元旦請如常儀獨智爭之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  
上是之卒從智言當是時上已知智顧能持正也比他  
日上令吏部翰林院簡一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明  
日太子召問得人未蹇義及西楊薦智且曰人鮮知智  
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亡及如  
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  
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  
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  
尚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  
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  
士奇執議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侍  
太孫數年陳說經義不屑附會啓迪匡益竭盡誠悃年  
八十乞致仕賜勅獎諭遣歸智薦同鄉訓導戴綸上即  
擢爲禮科給事中俾爲皇太孫侍從講授智子銘洪熙  
紀元綸應詔舉銘經明行修授禮科給事中得請贈父  
太子少師謚文簡歷修撰侍講正統中爲郕王長史景  
帝卽大位爲禮部左侍郎陞南京禮部尚書以立懷獻  
太子加太子太保召還兵部尚書尋掌詹事府事卒贈



太師謚忠襄有金問者吳人永樂初用薦爲司經局正  
字侍仁宗東宮太宗北巡多詰過諸宮僚官問與楊溥  
黃淮同坐繫獄十年三人相得甚各持一經講論曰此  
處憂患之道也問文行敦茂製述雅健書有魏晉筆法  
仁宗監國暇專意文事問爲所眷愛太宗且不知問爲  
何人仁宗旣卽大位淮與溥皆入直內閣而問則命待  
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宣德中擢太  
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統中陞禮部右侍郎卒  
于位子汝進太僕丞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仁和洪武十五年舉經明  
行修授餘杭訓導復徙餘杭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轉  
助教坐事左遷教授河間陞平度知州內艱歸翰林修  
撰李賈薦修高廟實錄永樂元年陞儀制郎中征安南  
以文學薦從大將軍司奏記還陞廣東參議十年坐事  
改考功郎中獻陵留守南京擇宮僚改右庶子奉令旨  
授皇孫經秩滿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僚多得罪徐善述  
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皆一時名士濟幾陷死  
地數矣竟積憂懼成疾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攝疾



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携不使墜入蓬蒿竟卒有子幹監國遣入應天學月給米二石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也初簡宮僚時善述以國子監博士入爲左司直皇太子好文學每作詩則令善述改定致書善述輒稱好古先生而不名書言卿今年邁輔余爲勞朴直苦口如卿者百無一二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冬至賜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懽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酌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願好古遂於經學且工爲詩以貢入太學初授桂陽州學正爲博士累預纂修考鄉試一會試二獻陵待以師禮卒之日皇太子親爲文祭焉汝王遂寧人年十七舉浙江鄉試授應天府學訓導陞翰林院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尋兼右贊善汝王詩亦雋永常與太子論說詩法同解縉應制撰神電賦仁宗甚稱誦之後縉下獄詞連汝王同瘦死梁潛字用之太和人洪武二十九年鄉舉歷訓導知縣靖難後召修實錄成陞修撰尋兼贊善上幸北京常扈從十三年主考禮闈十五年命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六  
副楊士奇輔監國有陳千戶害民取財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舊有軍功貸之還或諧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上怒殺千戶事連潛及司諫周冕上逮二人鞫之語學士榮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語尚書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兩人猶繫獄中有毀冕在獄佻薄放恣上怒遂并潛殺之獻陵卽位濟與善述皆贈太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汝玉贈太子賓客謚文靖皆令有司祠祭濟子幹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冕寧波人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六

王直王翱列傳第二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也父伯貞以薦舉考第高等授廣東僉事分巡海康直蚤失母伯貞有母撫直居貧力學伯貞單車之官有惠政後爲瓊州知府瓊人祠之直登永樂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曾啓等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授修撰尋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宣宗立爲皇太子進右庶子仍守翰林故官兼記注宣宗卽位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進講經筵上每與直剖析



書義以及時政八年與少保黃淮主考會試訓督是科  
庶吉士上好詞章時灑宸翰賜諸大臣是年八月景星  
見天門獻景星頌正統元年主考會試三年宣宗實錄  
成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專典制誥四年復主禮闈六  
年出涖部事時胡濙爲宗伯失部印上以濙且老矣命  
直佐之八年代郭璉爲吏部尚書十一年八月坐選撥  
過悞下獄尋得白釋出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十四  
年上欲親征虜直率廷臣伏闕疏留不獲命加太子太  
保留守上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之書曰永樂宣德  
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  
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  
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  
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  
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  
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  
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  
營祿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卽死成  
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



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  
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  
否自是以往亦不敢續告一語矣直深念之以爲然景  
帝卽真進少傅會歲旱直言亢旱爲災乞奮發乾剛思  
雪仇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日御便殿召諸謀臣  
宿將考論軍馬錢穀之實抗禦戰鬪之方守正以挫其  
鋒出奇以奪其魄敬共武事必出萬全臣實不職乞賜  
罷逐上慰留虜使數邀歸上皇我再三往不報朝意更  
緩久之虜使再至上諭廷臣欲絕虜直叩頭言必報使  
毋生戎心致有後悔與尚書淡請益力上不懌而退太  
監興安匍匐出呼廷臣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  
人乎衆未答直赤面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上是  
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景帝卒用尚書  
謙言以李實楊善先後往直上皇之復先後奏請皆直主  
之淡佐之尋以中書舍人何觀劾請老不許上得西孽  
黃玠疏請易太子下部議直難之及署名大學士陳循  
持筆蹠以請直不能却帝賜諸大臣朱提直扣案頓足  
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輩當愧死矣累疏



皇明史稿 卷三十四 三  
乞休不許見濟太子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直春秋  
高上以左侍郎何文淵爲尚書佐直文淵徇私鬻爵爲  
御史練綱等論劾且以直爲文淵所愚失覺舉宜并究  
詰直任過求退不許上因罷文淵召還左都御史王翱  
代仍留直洩部事裕陵復位竟坐易儲清議落保傅免  
歸直方面修髯噐宇宏偉居家宰一十六年躋三孤秩  
一品年垂八袞雍容廊廟儀範百僚德量爲一時景仰  
先是文貞當國方面官聽廷臣薦舉直奏罷專歸吏部  
於是千請斷絕奔競稍息而直愛重人才聶大年臨川  
名士也直嘗欲作詩索戴文進畫十年始將去大年謂  
之曰公愛文進畫十年不忘使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  
下之賢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大年卒直涕泣銘其墓恨  
不能薦大年也王文安英位望與直相伯仲時稱江西  
二王東王謂直西王謂英直歸里田園繞郭子孫賢孝  
春夏間佃僕百人犁田插秧擊鼓唱歌直與夫人乘兩  
肩輿循觀阡陌午憇庄所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歡竟  
日形諸賦詠里中以爲美談一日謂諸子曰昔東里先  
生不欲與予同入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予不能無



憾西楊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  
行乎今日安得與汝曹樂也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  
端子稽蔭官翰林檢討

論曰余讀周學士書有味哉其感于朝事之更張而深  
鏡于當國得失之原也王公位六卿之長願德令望良  
足服人不自深惟俛狗易儲之議曲筆于芳洲之膝何  
哉赤松之遊未請四皓之策無聞至于內自愧死之時  
頓足長歎亦何及矣覲顏于青宮保傅之隆何以仰觀  
於南宮返正之日乎他日歸田之樂雖免遼陽之行然  
質以當日患失之心終難追于賣國之誅也

王翱字九臯直隸鹽山人也永樂十三年大比天下士  
北京翱中式第五名上喜曰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  
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恩遇之榮自來會試  
工未有也廷試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  
正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  
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出鎮江西轉巡浙江經  
理鹺政四年松潘用兵巡撫四川參贊軍務招徠一十  
八寨六年鎮守陝西七年提督遼東是時東虜入寇我



師每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上乃假翱便宜移  
往提督翱自巡視邊壘深溝崇墉亭障一新烽堠接于  
千里虜至噬齒還走八年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內  
艱奪情留撫十二年轉右都御史十四年轉左俱留遼  
東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景帝改立太子加太子太保  
會廣西尚蠻爲亂守將不即討欲得廣東兵應援廣東  
府未遣共觀望撫臣不相統賊且熾于少保言于景帝  
曰兩省用兵事權不一何以成功乞遣一重臣爲總督  
議具三人名上請用一人景帝遂用翱翱以左都御史  
一行出爲兩廣總督時翱威望素著諸蠻聞之已畏服  
翱至畧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諸蠻解歸巢穴蠻平還  
朝陞吏部尚書佐王直掌部事直部權盡委翱一時選  
路復清任使號稱得人六年引年求退不允裕陵復立  
與直俱坐易儲落太子太保閣學士陳循等皆斥去李  
賢時爲吏部右侍郎后亨欲引賢入閣賢不可亨諷翱  
自陳去請賢代賢曰朝廷不可無也成人翱雖老精力  
未衰賢輔之可也賢敢獨當重任乎亨因賢言復留翱  
上亦尋相賢已復用亨訴出賢參政福建而心切寃之



因問翱賢何如人翱曰賢與臣處久始終淳實可用上遂召賢還仍入內閣翱與賢二人交權事上上每進退大臣與賢疇諮輒召翱面問可否曹欽反擊賢朝房傷首欽挾賢至翱所併執之翱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汝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豈敢殺長者要翱與賢爲奏請及至朝門門閉賊欲殺賢得翱力解乃已賊誅加翱太子少保上嘗語翱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翱以是推轂北人常多悉稱所舉是尚書六部上皆喜得人獨深念翱老翱年已七十八

矣上間語賢賢頓首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存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上見則呼老王不名其親敬若此茂陵卽位更念翱爲五朝老臣加眷顧諭翱雨雪免朝成化元年加太子太保三年疾篤乞致仕上手勅慰問賜白金寶鈔金織衣一襲尋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出撫諸鎮在遼最久邊塞孤懸軍興輒匱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克饒器械明利簡練卒伍調恤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翱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川廣驛騷民獲



皇明史稿卷之七  
寧宇仲孫麟廕入太學白翱求試翱曰汝才倘可登第  
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  
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倖冀非分耶裂卷焚  
之子壻賈傑既登第白夫人爲祈一京秩不可得身典  
銓衡而能不私所親類此平生不肯受人一餽遺翱自  
遼左還京鎮監榮素清謹翱亦知之俄出匣中四大珠  
爲別翱大驚訝固辭榮泣而言曰公豈以予爲賄得之  
乎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侍臣予得八焉今以半  
饋公且旌惓惓於公爾公不納公且視予爲何如人哉

感其言受之亡何榮卒翱求榮後得二從子出前世  
之封識宛然舊也二子鬻之得金四千始買居以奉  
榮祀翱因往奠榮主一飯而返翱居第三十年不改於  
舊英宗特命有司爲翱起第鹽城多數楹翱以非詔旨  
拆去李南陽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  
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人以爲確論子竚世官錦衣  
副千戶

論曰世言王忠肅之在遼東也約法皆用贖人命亦然  
公之言曰死者死矣而又以生者繼之無益也有益於



皇明列女傳 卷三十四  
死者之家而使生者得存可爲也有指揮孫璟者鞭戍卒主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公曰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璟得贖後璟爲將屢建奇勲人以歸德於公嗟夫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然與非與或言戍卒妻女法當旌惜公不及也



